

★ 大偵探 ★

魔表杀人

绿蒂 著 纸上魔方 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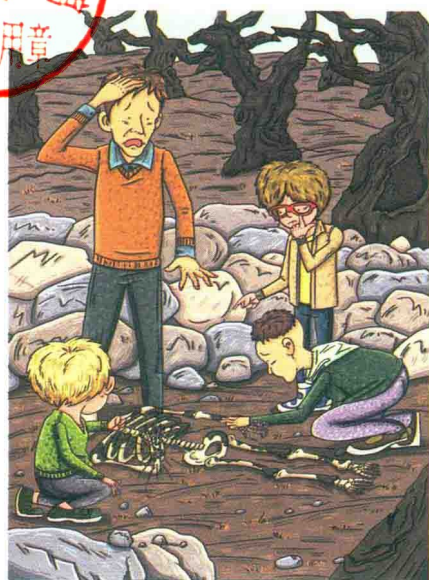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大侦探 ★

魔表杀人



绿蒂 著 纸上魔方 绘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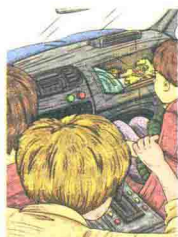
魔表杀人 / 绿蒂编文 ; 纸上魔方绘 .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2013.7

(大侦探)

ISBN 978-7-221-11008-4

I. ①魔… II. ①绿…②纸… III. ①儿童文学—侦探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4627 号



大侦探
魔表杀人

作者 绿蒂

绘者 纸上魔方

选题策划 李 超

责任编辑 朱智毅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16

字数 100 千字 印张 10.5

ISBN 978-7-221-11008-4

定价 24.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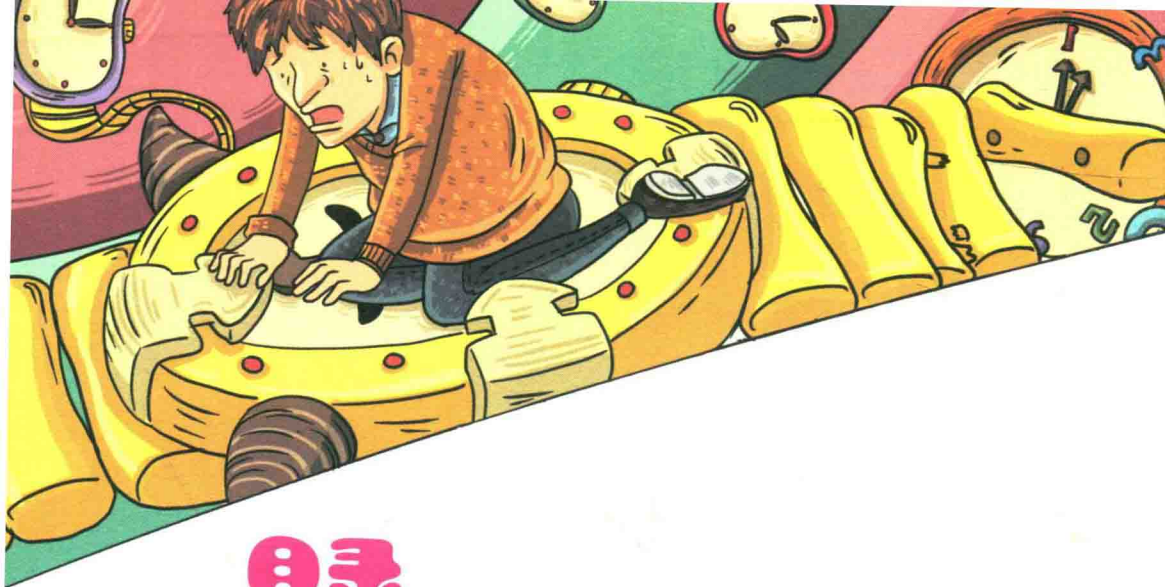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前言

在暖暖的火炉旁，针尖社的成员们正为一些琐事吵吵嚷嚷。就在这时，刘罗锅很平静地说他外婆留下来的房子里看到了古曼童——传说中的幽灵。幽灵长什么样子？它会不会报复人类呢……接下来，种种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厚厚的雪地上那一排三角形的脚印是怎么回事？当针尖社的成员一点点的接近这个被人们遗忘的房子时又有一系列诡异的事情发生，一群人陷入了古曼童设的迷阵中……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本套《大侦探》系列丛书将为你带来更多更好看的侦探故事。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足智多谋的侦探们是如何在现场找到充足证据的？又是如何用他们的如鹰般的厉眼看出案件的破绽，让每一个谎言不攻自破的？他们那无懈可击的推理总是能让曲折的案情出现惊人的转寰……我们相信本套丛书中离奇的情节，惊险的侦探过程，精彩的推理一定可以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目录

1. 可怕的隐翅虫 / 1
2. 戴金表的尸体 / 11
3. 暗中的偷窥者 / 25
4. 金表消失 / 32
5. 灵异的照片 / 48
6. 果园里的祭祀 / 57
7. 蹊跷的信 / 70
8. 金表现身 / 78
9. 表哥史喻 / 91
10. 深夜迷踪 / 101
11. 盒子里的手雷 / 111
12. 左先生的大病 / 122
13. 可怕的地下世界 / 135
14. 真相总是那么让人意外 / 146

1.

可怕的隐翅虫



天空阴沉沉的，山坡上荒草连天。

在这一大片荒园中，针尖社的成员正提着篮子，在果树上寻找可以摘的苹果。

唐逗的爸爸为三个人提供了采摘费，好让他们也领略一番郊区秋天的田园风光。

“这里的苹果又酸又小，真不该听爸爸的话，还不如去别的地方玩玩。”唐逗提着篮子，无精打采，刚开始他还能吃一两个苹果，但再吃下去，就感到嘴里要吐酸水了。

王子和郁蓝也提着篮子四处走动，可就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他们对苹果一向不感兴趣，但又不得不在唐逗爸爸的安排下，来这里采摘苹果。

王子的篮子里一个苹果也没有，他倒在草地上，咬着草叶胡思乱想。他认为，这种天气，躺在草地上琢磨一些事情，才是十分惬意的。

郁蓝所关注的并不是苹果，他有点心不在焉，把揪下来的一个小苹果，扔到了篮子里。

“你说什么？”郁蓝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唐逗，“这个果园的主人，是你爸爸的朋友？”

“好像是吧。”唐逗说，“这个人非要我爸爸来，说要给他捧场。还说他的苹果有多好吃，你们瞧瞧，这苹果酸得连虫子都不吃。”

确实是这样，郁蓝早就注意到了，这些苹果没有一个被虫子蛀过。

郁蓝提着篮子，继续围着果树转悠，漫应着唐逗的话，但注意力却在远处一个提着篮子在苹果树下转悠的男人身上。这个人虽然站在苹果树下，看似摘苹果，却把摘到的苹果，全都扔到了草地上。这个男人约有





四十多岁，
头发乌黑，五官英俊，脸上没有被风霜雨雪雕刻过的痕迹，衣着也不像是一个农场主。但他的表情有点怪，走路的姿势也好像是在探查什么。

郁蓝又朝前走了两步，看到这个男人的篮子里只有一个苹果。

“左先生，即使这是你自己的果园，也没必要这样糟蹋苹果，毕竟它们还能卖上一些价钱。”郁蓝捡起了地上的几个苹果。

这个人露出吃惊的表情，把篮子扔到了地上。

他也随手捡起了几个苹果，却没有扔在篮子里，而是递给了郁蓝：“你们都拿去吧。”

看郁蓝接过苹果，他微微一笑，突然出其不意地低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从一份报纸上。”郁蓝也同样低声说。

左先生的神情有点慌乱，看向王子和唐逗：“那么——他们呢？”

“这不重要，我很想知道，这个果园这样荒败，你为什么还叫我们来？”郁蓝说。

左先生回转身，在草地上转了一圈，似乎在寻找一个看不见的幽灵。

当他把脑袋再次转向郁蓝时，两眼里竟然含着泪水：“难道说，这两天你一直在跟踪调查我？”

郁蓝很奇怪，左先生为什么会说这么奇怪的话。

他更奇怪，左先生为何此时如此慌张，他究竟在害怕什么事情。



郁蓝不解地说：“你说这话很叫人奇怪。”

左先生一屁股坐在苹果树下的草地上，发愁地呻吟着：“没调查，你怎么知道我姓左——我可没告诉你们。再说，你们进来，我还没有收过你们的采摘费呢。”

“这个苹果园本来不是你的，但也不是你买来的。”郁蓝说，“如今，这里出了一点问题，你正焦急万分地想办法。”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姓左的。”左先生用扔在地上的衣服擦着额头上的汗珠，怀疑地盯着郁蓝。

“唐逗的爸爸是一个养生协会的会长，你恐怕正是因为这个，才跟他认识的吧？我之所以知道你跟他爸爸是怎么认识的，正是因为你汽车上的标志泄露了秘密。”

左先生从草地上爬起来，朝苹果园外汽车的方向看去：“汽车上的什么标志——”

“养生协会会员的会徽啊。”

郁蓝还没说完，左先生打断了他的话。

“你说得没错。但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姓名的？我好像记得，我都没跟唐逗的爸爸说过我的姓名。”左先生看着郁蓝，试图找到他知道一切的原因。

“园子外面有一封被你扔掉的公务来信，上面的收件人正是左先生。我注意到，信中提到的事情，正是你的汽车的零部件的问题。”郁蓝说。

“也许这是别人的车呢，我借的也有可能——”左先生眯着眼睛，不以为然地盯着郁蓝。

“可是，你曾经在别的地方，也留过这个姓，只是你不记得罢了。”郁蓝说，“那上面，也提到了果园吧？”



左先生恍然大悟地点点头，随即笑了起来。

但细心的郁蓝发现，他的神情很紧张，汗水把头发都浸湿了。

郁蓝从裤袋里掏出一张报纸：“别紧张，我是从这份报纸上得到有关你的信息的。”

他在将报纸递给左先生的同时，目光投向左先生的脖子。

左先生的脖子上，有一圈面积很大的红肿，上面的皮肤全都溃烂了，伤口边沿有一圈红色的肿痕，溃烂正不断地朝外延伸，有脓水流出来。

左先生不时痛得直咧嘴，一边护着脖子，一边看报纸。

那是一张早报，在早报的一角，刊登着左先生的一则求助启事：

本果园位于西周区小庄子十公里外的郊区山上，最近，由于连日降雨，园中生长了许多菌类，招来了许多隐翅虫。由于到了采摘季节，隐翅虫活动更加猖獗，有不少进园的游客惨遭咬伤。园主左先生想尽了办法，都无法完全消灭隐翅虫，此害虫给果园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无奈之下，园主愿出重金寻找有良策的驱虫者。

另，园主的身体有多处受伤，且医治效果不明显。由于十分疼痛，无法从事一些劳动，更无法安心上班，恳请有解此虫毒偏方者，速联系园主，必有重谢。

左先生放下早报：“这么看来，你的本事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离奇。只是你的知识很渊博，观察力也很敏锐罢了。”



王子和唐逗走了过来，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唐逗已经摘了满满一篮苹果，准备带回家给他的爸爸享用。

王子已经注意到左先生脖子上的咬伤，以为针尖社的成员遇到了一个得怪病的患者，因为左先生脖子上的伤口烂得很厉害，让人不忍心再看第二眼。

他正准备朝郁蓝使眼色，却被郁蓝一把拉住胳膊，紧紧地抓住，从上面吹掉一只红黑相间的小虫子。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突然，有十几只这样的小虫子，不知从什么地方飞出来，朝三个侦探和左先生扑去。

左先生突然尖叫一声，连滚带爬地朝果园的出口跑去。

等到几个人终于跑出苹果园，左先生的右脸颊上，起了一道长长的红色小包，很快，小包越来越鼓，里面流出了水。

左先生痛得直叫，大喊自己又被隐翅虫咬了。

唐逗也轻扶着后腰，痛得龇牙咧嘴，他与左先生一样，也受到了隐翅虫的攻击，只不过，他的伤口在后腰上。

唐逗和王子十分恐慌，郁蓝说出了这种虫子的特性和可怕之处：

“毒隐翅虫，又叫青腰虫，与一种飞蚁差不多大小。常出没于夏天和秋天，虽然不会蜇人，但是它有毒液，在被打死后毒液会流出来。它的毒液能引起皮肤炎，皮肤会出现成片的红斑，逐渐溃烂坏死。受伤的面积要是小，只会有轻微痒痛感。但要是面积大的话，会非常痛和痒，还可能会淋巴结肿大和发烧。隐翅虫最喜欢在潮湿的地方生存，水边和田地里经常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爬行速度很快，由于喜光，经常飞入室内，对人造成威胁。”



“天哪，这么可怕！你居然给我爸爸打电话，叫我们来采摘！”唐逗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郁蓝连忙用清水给他冲洗伤口。

但伤口还是在继续肿大，流出黄色的脓液。

左先生一脸歉意，连连说对不起，并叫唐逗跟他去汽车里，他翻出几瓶药，为唐逗涂抹后，自己也抹上了。

但疼痛感没有马上消失，两个人表情痛苦地呻吟了很长时间。

“真是对不起，”左先生为难地看着唐逗，“我去下面的诊所看看，再为你买点药来。”

不等三个侦探说什么，左先生开着汽车从小路下了山。

三个侦探坐到果园边的石头墙上，等待左先生回来。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王子好奇地盯着郁蓝。

郁蓝把跟左先生的对话告诉了两个搭档，又说：“但他好像还对我们隐瞒了什么。一会儿回来，看他是否有话要对我们说。”

唐逗痛得心烦意乱：“一会儿要是再被这种可恶的虫子咬伤，我们也许就要死在这儿了，还是赶快走吧。我要告诉爸爸，他的朋友是怎样对待我们的！”

三个侦探站起来，在石头墙上，观望着果园里的一切。

果园里有的只是荒草和藏在荒草中的果树。

他们又回转身，朝左先生消失的方向看去。



这个方向是一条下山的土路，再朝前走几公里就到海边了，海上的雾气还没散去，把一切遮盖得严严实实，附近的村庄也消失在了雾气中。

这条土路下面不远处，有一条河，水不深，但河面很宽，中间的水道分了几个岔，河道中间露出一片发白的石头。

左先生的汽车已经驶过河道，顺着小桥下去了。

因为昨晚下过一场雨的缘故，土路很泥泞，几乎到了难以下脚的地步，如果不在路边的草丛里行走，身上一定会沾满泥浆。

针尖社的成员来苹果园走的也是这条路，他们乘公车到了山下的公车站，又走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果园。

唐逗刮掉鞋子上的泥浆，准备下山去：“现在还不走吗？别在这里等他了。我得去医院看看。”

“除非被咬伤的面积非常大，你这种小伤口，是不会有什么的。”郁蓝走到篮子边，捡了一个红苹果咬了一口，“再说，左先生一定有事要我们帮忙。”

王子和唐逗一脸疑惑地盯着郁蓝。

“隐翅虫很好对付，普通的杀虫剂就可以赶走它们。但也许达不到彻底清除的效果。其实，如果不是受到惊吓，或者不爬到人的皮肤上，它们对人没有任何威胁的。”郁蓝眯起眼睛，站在石墙上朝苹果园里望了一眼。

他猜不准左先生欲言又止是为什么，是否与现在藏在果园里的某个人有关。

这个人不但唐逗和王子没看到，郁蓝也没有瞧见。

他是根据一截燃烧到一半的烟头，断定果园里除了针尖社的成员和左

先生，还有另外一个人存在。

而据郁蓝所知，唐逗的爸爸所组织的协会里，是不允许吸烟的人加入的。所以，这半截烟头，一定不是左先生留下的。

郁蓝确定，他也不是前来采摘的人。

既然左先生已经在报纸上刊登了隐翅虫成灾的启事，他这两天一定也不会组织人来采摘。毕竟，没有哪一个园主会蠢到冒险让游客被隐翅虫咬伤致病。因为这样，他就要负责赔偿。

郁蓝由此分析出，左先生请针尖社的成员来，并不是真的采摘那些又酸又小的苹果，而是早有预谋。

除了隐翅虫，可能还与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有关。

唐逗推了一下在愣神的郁蓝，指向小路上，很生气地说：“他回来了。”

伴随着汽车的刹车声，左先生气喘吁吁地打开车门，从上面跳下来，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

左先生似乎感觉比刚才好多了，脸上带着微笑，眼神里闪烁着一缕神秘莫测的光辉，有意避开郁蓝的目光。

郁蓝把目光投向左先生的鞋子。

这双鞋子整体看很干净，只是上面有几点泥浆，但并不影响美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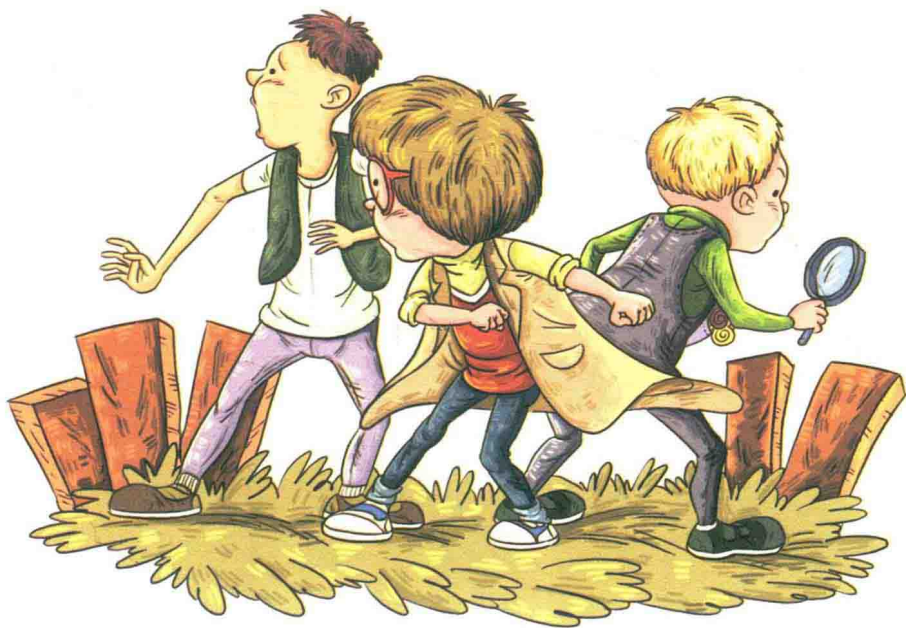
“你去诊所了吗？”郁蓝关心地问。

“我照之前说的做了。”左先生到篮子里抓了一个苹果，咬了一口，立即全吐了出来——太酸了！

郁蓝不知唐逗和王子是否也察觉到了什么不寻常，他马上从左先生的鞋子和言谈中知道，这个苹果园主说了谎。

2.

戴金表的尸体



郁蓝想看看左先生到底为什么撒谎，就暂时没有透露自己的发现。

他想出了一个主意，提议用火烧苹果树下的野草，以驱赶隐翅虫。郁蓝认为，这样一来，躲在果园里的人看到草地着火了，肯定会逃出来。

左先生想了想，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就决定试一试。

但他的行为，令三个侦探很不理解。

他没有一片一片地处理野草，而是找来了汽油，只一瞬间，果园就变成了火海。

唐逗和王子被吓得不轻，幸好苹果园被石墙所包围，要不然，火势一定会蔓延出来。

郁蓝愣住了，一时间猜不透左先生为什么要把整个果园烧掉，他担心烟头的主人会被烧死在果园里。

“我必须这么办。”左先生迎着郁蓝的目光，“可别以为我没想过这个办法，但以前我有点舍不得。如今，你们也尝到了，这里的果子比山楂还要酸。再说，既然你们也是这样想的，我早就该果断行动了。之后，我会种点圣女果什么的。”

火势大得吓人。

站在石墙外面，郁蓝和王子、唐逗也感到自己仿佛要被烧着了，他们不得不一直朝后退，惶恐地盯着越来越大的火势。

“藏在果园里的人是你的朋友吗？”郁蓝开始着急了，他害怕烟头的主人已经被烧死了。

“你说什么？”左先生惊得一愣。

“在果园里抽烟的人。”郁蓝说，“我发现一支烟，才抽到一半，但一直没有人出来过。果园这么大，里面又有隐翅虫，我们就没有再进去。”